

疏夫仁義禮法約束其心者非真性者也
既偽其性則遭困苦若以此因而為得者
則何異乎鳩鴉之鳥在樊籠之中俾其自
得者也

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鷩冠摺笏紳
脩以約其外

疏皮弁者以皮為冠也鷩者鳥名也似鷩
紺色出鬱林取其翠羽飾冠故謂之鷩冠
此鳥知天文者為之冠也摺珪亦摺也摺
摺笏猶笏也紳大帶也脩長裙也此皆以
飾朝服也夫浮偽之徒以取舍為業故聲
色諸塵柴塞其內府衣冠摺笏約其外形
背無為之道乖自然之性以此為得何異
鳩鴉也

內支盈於柴柵外重纏繳皖然在纏繳之
中而自以為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
在於囊檻亦可以為得矣

疏支塞也盈滿柵籬也纏繳繩也皖然視
貌也夫以取舍塞滿於內府故方柴柵繩
紳約束於外形取譬繳繩既困弊如斯而

自以為得者則何異有罪之人交臂歷指
以繩反縛也又類乎虎豹遭陷困於囊檻
之中憂厄困苦莫斯之甚自以為得何異
此乎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十四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十五

河 南 郭 象 註

唐 西華法師成玄英 疏

外篇天道第十三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

疏運動也轉也積滯也蓄也言天道運轉
覆育蒼生照之以日月潤之以雨露鼓動
陶鑄曾無滯積是以四序回薄萬物生成
也

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

疏王者法天象地運御群品散而不積施
化無所以六合同歸八方款附

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

註此三者皆恣物之性而無所牽滯也

疏聖道者玄聖素王之道也隨應垂迹制

法立教舟航有識拯濟無窮道合於天德

同於帝出處不一故有帝聖二道也而運

智救時亦無滯蓄慈造弘博故海內服也

明於天道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

自為也昧然無不靜者矣

註任其自為故雖六通四辟而無傷於靜也

疏六通謂四方上下也四辟者謂春夏秋冬也夫唯照天道之無為洞聖情之絕慮通六合以生化順四序以施為以此而總

萬乘可謂帝王之德也任物自動故曰自為晦迹韜光其猶昧闇動不傷寂故無不靜也

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
註善之乃靜則有時而動也

疏夫聖人之所以虛靜者直置形同槁木心若死灰亦不知靜之故靜也若以靜為善美而有情於為靜者斯則有時而動矣萬物無足以鏡心者故靜也

註斯乃自得也

疏妙體二儀非有萬境皆空是以參變同塵而無喧撓非由飭勵而得靜也

水靜則明燭鬚眉平准大匠取法焉

疏夫水動則波流止便澄靜懸鑒洞照與物無私故能明燭鬚眉清而中正治諸衰

枉可為準的縱使工倕之巧猶須放水取平故老經云上善若水此舉喻前之義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
註夫有其具而任其自為故所照無不洞

明

疏夫聖人德合二儀智周萬物豈與夫無情之水同日論邪水靜猶明燭鬚眉沉精神聖人之心靜乎是以鑒天地之精微鏡萬物之玄曠首固其宜矣此合譬也

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

註凡不平不至者生於有為
疏虛靜恬淡寂寞無為四者異名同實者也數為之差故具此四名而天地以此為

平道德用茲為至也

故帝王聖人休焉

註未嘗動也

疏息慮於靜

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

註倫理也
疏既休慮息則自與虛空合德與虛空合德則會於其實會於真當與之道則自然之理也
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

註不失其所以動

疏理虛靜寂寂而能動斯得之矣
靜則無為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

註夫無為也則羣才萬品各任其事而自當其責矣故曰魏魏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此之謂也

疏任事臣也言臣下各有任職之事也夫帝王任智安靜無為則臣下職任各司憂責斯則主上無為而臣下有事故見旋垂日而不與焉

無為則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
註俞俞然從容自得之貌

疏俞俞從容和樂之貌也夫有為滯境塵累所以嬰其心無為自得憂患不能處其

慮俞俞和樂故年壽長矣

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萬物之本也

註尋其本皆在不為中來

疏此四句萬物根源故重舉前言結成其義也

明此以南鄉堯之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

疏夫揖讓之義無出唐虞君臣之盛莫先堯舜故舉二君以明四德雖復南北兩面而平至一焉

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女聖素王之道也

註此皆無為之至也有其道為天下所歸而無其爵者所謂素王自貴也

疏用此無為而處物上者天子帝堯之德也用此虛淡而居臣下者玄聖素王之道

也夫有其道而無其爵者所謂玄聖素王自貴者即老君尼父是也

以此退居而閒游江海山林之士服

疏退居謂晦迹隱處也用此道而退居故能游說山水從容閑樂是以天下隱士無

不服從即巢許之流是也

以此進為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

註此又其次也故退則巢許之流進則伊望之倫也夫無為之體大矣天下何所不為哉故主上不為冢宰之任則伊呂靜而

司尹矣冢宰不為百官之所執則百官靜而御事矣百官不為萬民之所務則萬民

靜而安其業矣萬民不易彼我之所能則天下之彼我靜而自得矣故自天子以下

至于庶人下及昆蟲孰能有為而成哉是故彌無為而彌尊也

疏進為謂顯迹出任也夫妙體無為而同塵降迹者故能撫蒼生於仁壽弘至德於

聖朝著莫測之功名顯阿衡之功績是以天下大同車書共軌盡善盡美其唯伊望

之倫乎

靜而聖動而王

註時行則行時止則止

無為也而尊

註自然為物所尊奉

疏其應靜也玄聖素王之尊其應動也九

五萬乘之貴無為也而尊出則天子處則

素王是知道之所在執敢不貴也

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

註夫美配天者唯樸素也

疏夫淳樸素質無為虛靜者實萬物之根本也故所尊貴孰能與之爭美也

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

註天地以無為為德故明其宗本則與天地無逆也

疏夫靈府明靜神照潔白而德合於二儀者固可以宗匠蒼生根本萬有冥合自然

之道與天和也

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

註夫順天所以應人也故天和至而人和盡也

疏均平也調順也且應感無心方之影響均平萬有大順物情而混迹同塵故與人和也

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

註天樂適則人樂足矣

疏俯同塵俗且適人世之歡仰合自然方

欣天道之樂也

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整萬物而不為戾

註變而相雜故曰整自整耳非吾師之暴

戾

疏整碎也戾暴也莊子以自然至道為師

再稱之者歎美其德言我所師大道亭毒

生靈假令整萬物亦無心暴怒故素秋搖

落而彫零者不怨此明雖復斷截而非義

也

澤及萬世而不為仁

註仁者兼愛之名耳無愛故無所稱仁

疏仁者偏愛之迹也言大道闡闔天地造

化蒼生慈澤無窮而不偏愛故不為仁

長於上古而不為壽

註壽者期之遠耳無期故無所稱壽

疏豈但長於上古抑乃象帝之先既其不

滅不生亦復何夭何壽郭注云壽者期之

遠耳

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為巧

註巧者為之妙耳皆自爾故無所稱巧

疏乘二儀以覆載取萬物以刻彫而二儀

以生化為功萬物以自然為用生化既不

假物彫刻豈假他人是以物各任能人皆

率性則工拙之名於斯滅矣郭注云巧者

為之妙

此之謂天樂

註忘樂而樂足

疏所在任適結成天樂

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

疏既知天樂非哀樂則知生死無生死故

其生也同天道之運行其死也混萬物之

變化也

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

疏妙本虛凝將至陰均其寂泊應迹同世

與太陽合其波流

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

疏德合於天故無天怨行順於世故無人

非我冥於物故物不累我我不負幽顯有

何鬼責也

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

註動靜雖殊無心一也

疏天地也結動靜無心之義也

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崇其魂不疲

註常無心故王天下而不疲病

疏境智冥合謂之為一物不能撓謂之為

定稜為定於一心故能王於萬國既無鬼

責有何禍崇動而常寂故魂不疲勞

一心定而萬物服

疏一心凝寂者類死灰而靜為躁君故萬

物歸伏

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

註我心常靜則萬物之心通矣通則服不

通則叛

疏所以一心定而萬物服者祇言用虛靜

之智推尋二儀之理通達萬物之情隨物

變轉而未嘗不適故謂之天樂也

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

聖人之心所以畜天下者奚為哉天樂

已 疏夫聖人之所以降迹同凡合天地之至樂者方欲畜養蒼生享壽羣品也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為為常

疏王者宗本於天地故覆載無心君主於道德故生而不有雖復千變萬化而常自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

○ 註有餘者閒暇之謂也

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 註不足者汲汲然欲為物用也欲為物用故可得而臣也及其為臣亦有餘也 疏不足者汲汲之辭有餘者閒暇之謂言

君主無為智照寬曠御用區宇而閒暇有餘臣下有為情慮狹劣各有職司為君所用匪懈在公猶恐不足是知無為有事勞逸殊塗

故古之人貴夫無為也上無為也下亦無為

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

註夫工人無為於刻木而有為於用斧主上無為於親事而有為於用臣臣能親事

主能用臣斧能刻木而工能用斧各當其能則天理自然非有為也若乃主代臣事則非主矣臣秉主用則非臣矣故各司其任則上下咸得而無為之理至矣

○ 疏無為者君德也有為者臣道也若上下無為則臣僭君德上下有為則君濫臣道

君濫臣道則非主矣臣僭君德豈曰臣哉於是上下相混君臣冒亂既乖天然必招危禍故無為之言不可不察無為君也古之人貴夫無為郭注此文甚有辭理

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

註無為之言不可不察也夫用天下者亦有用之為耳然自得此為率性而動故謂之無為也今之為天下用者亦自得耳但

居下者親事故雖舜禹為臣猶稱有為故對上下則君靜而臣動比古今則堯舜無為而湯武有事然各用其性而天機玄發則古今上下無為誰有為也

疏夫處上為君則必須無為任物用天下之才能居下為臣亦當親事有為稱所司之職任則天下化矣斯乃百王不易之道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

○ 疏謂三王五帝溥古之君也知照明達寵落二儀而垂拱無為委之臣下知者為謀

故不自慮也 辨雖彫萬物不自說也 疏宏辨如流彫飾萬物而付之司牧終不自言也

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 註夫在上者患於不能無為而代人臣之所司使各絲不得行其明斷后稷不得施其播植則羣才失其任而主上困於役矣故冕旒垂目而付之天下天下皆得其自為斯乃無為而無不為者也故上下皆無

為矣但上之無為則用下下之無為則自用也

疏藝術才能冠乎海內任之良佐而不與焉夫何為焉哉玄默而已故老經云是謂用人之力

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

註所謂自爾

疏天無情於生產而萬物化生地無心於長成而萬物成育故郭注云所謂自然也

帝王無為而天下功

註功自彼成

疏王者同兩儀之含育順四序以施上任萬物之自為故天下之功成矣

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

疏夫日月明晦雲雷風雨而蔭覆不測故

莫神於天震括川原包容嶽瀆運載無窮

故莫富於地位居九五威跨萬乘日月照

臨一人總統功德之大莫先王者故老經

云域中四大王居其一焉

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

註同乎天地之無為也

疏配合也言聖人之德合天地之無為

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

疏達覆載之無主是以乘馭兩儀循變化

之往來故能驅馳萬物任黔黎之才用人羣之道也

本在於上末在於下

疏本道德也末仁義也言道德淳樸治之

根本行於上古仁義澆薄治之末藝行於

下代故云本在於上末在於下也

要在於主詳在於臣

疏要簡省也詳繁多也主道逸而簡要臣

道勞而繁冗繁冗故有為而奉上簡要故

無為而御下也

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

疏五兵者一弓二矢三矛四戈五戟也運

動也夫聖明之世則偃武修文遠德下衰

則偃文修武偃文修武則五兵動亂偃武

修文則四民安業德之本末自此可知也

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

疏賞者軒冕榮華故利也罰者誅殘戮辱

故害也辟法也五刑者一劓二黥三剕四

宮五大辟夫道喪德衰淳偽日甚故設刑

辟以被黎元既虧理本適為教末也

禮法度數形名比詳治之末也

疏禮法者五禮之法也數者計筭度丈尺

形者容儀名者字諱比者校當詳者定審

用此等法以養蒼生治乖淳古故為治末

也

鍾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

疏樂者和也羽者鳥羽旄者獸毛言采鳥

獸之羽毛以飾其器也夫帝王之所以作

樂者欲下調陰陽上和時俗也古人聞樂

即知國之興亡治世亂世其音各異是知

大樂與天地同和非羽毛鍾鼓者也自三

代以下澆浪存與賞鄭衛之淫聲棄雲韶

之雅韻遂使羽毛文采威飾容儀既非咸

池之本適是濮水之末

哭泣衰絰隆殺之服哀之末也

疏絰者實也衰摧也上曰衰下曰裳在首

在腰二俱有經隆殺者言禮有新衰齊衰大功小功總麻五等哭泣衣裳各有差降此是教迹外儀非情發於衷故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

註夫精神心術者五末之本也任自然而運動則五事之末不振而自舉也

疏術能也心之所謂謂之心術也精神心術者五末之本也言此之五末必須精神心智率性而動然後從於五事即非矜矯者也

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

註所以先者本也

疏古之人謂中古人也先本也五末之學

中古有之事涉澆偽終非根本也

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

疏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

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

註言此先後雖是人事然皆在至理中來

非聖人之所作也

疏天地之行者謂春夏先秋冬後四時行也夫天地雖大尚有尊卑況在人倫而無先後是以聖人象二儀之造化觀四序之自然故能篤君臣之大義正父子之要道也

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

疏天尊地卑不列之位春先冬後次序懸乎舉此二條足明萬物

萬物化作萌區有狀

疏夫萬物變化未始暫停或起或伏乍生乍死千族萬種色類不同而萌兆區分各有形狀

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

疏夫春夏盛長秋冬衰殺或變生作死或化故成新物理自然非關措意故隨流任物而所造皆適

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沉人道乎

註明夫尊卑先後之序固有物之所不能無也

疏二儀生育有不測之功萬物之中最為神化尚有尊卑先後沉人倫之道乎

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

註言非但人倫所尚也

疏宗廟事重必據昭穆以嫡相承故尚親也朝廷以官爵尊卑鄉黨以年齒為次第行事擇賢能用之此理必然故云大道之序

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

疏議論道理而不知次第者雖有語言終非道語既失其序不堪治物也

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

註所以取道為有序也

疏既不識次第雖語非道於何取道而行理之邪

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

註天者自然也自然既明則物得其道也

疏此重開大道次序之義言古之明開大道之人先明自然之理為自然是道德之本故道德次之

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

註物得其道而和理自適也

疏失德後仁失仁後義故仁義次之

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

註理通而不失其分也

疏既行兼愛之仁又明義非之義次令各守其分不相爭奪也

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

註得分而物物之名各當其形也

疏形身也各守其分不相傾奪次勸修身致其名譽也

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

註無所復改

疏雖復勸令修身以致名譽而皆須因其素分任其天然不可矯性偽情以要令聞也

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

註物各自任則罪責除也

疏原者恕免省者除廢雖復因任其本性而不無其德過故宣布之愷澤宥免其辜也

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

註各以得性為是失性為非

疏雖復赦過宥罪而人心漸薄次須示其是非以為鑒誡也

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

註賞罰者失得之報也夫至治之道本在於天而未極於斯

疏是非既明藏否斯見故賞善罰惡以勗黎元也

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

註官各當其才也

必分其能

註無相易業

疏仁賢智也不肖愚也襲用也主上聖明化導得所雖復賢愚各異而咸用本情終不令已效人矜夸炫物也

疏夫性性不同物物各異藝能固別才用必分使之如器無不調適也

必由其名

註名當其實故由名而實不濫也

疏夫名以召實而由實故名若使實不當名則名過其實今明名實相稱故云必由其名也

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

疏以用也言用以前九法可以為臣事上為君畜下外以治物內以修身也

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

疏至默無為委之羣下塞聰閉智歸之自然可謂太平之君至治之美也

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

以先也

疏先本也言形名等法蓋聖人之應迹耳
不得已而用之非所以迹也書者道家之
書既遭秦世焚燒今檢亦無的據
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
罰可言也

註自先明天以下至形名而五至賞罰而
九此自然先後之序也

疏夫為治之體必隨世污隆而世有流淳
故治亦有寬急是以五變九變可舉可言
苟其不失次序則是太平至治也

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

疏驟數也速也季世之人不知倫序數語
形名以為治術而未體九變以自然悉宗
但識其末不知其本也

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

疏連論賞罰以此駁時唯見技條未知根
本始猶本也互其名耳

倒道而言迂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
人

註治人者必順序

疏迂逆也不識治方不知次序顛倒道理
迂逆物情適可為物所治豈能治物也
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
道

註治道先明天不為棄賞罰也但當不失

其先後之序耳

疏夫形名賞罰此乃知治之具度非知治
之要道也

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
曲之人也

註夫用天下者必大通順序之道

疏若以形名賞罰可施用於天下者不足
以用於天下也斯乃苟飾華辭浮游之士
一節曲見偏執之人未可以議通方悟於
大道者也

禮法數度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
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

註寄此事於羣才斯乃畜下也

疏重疊前語古人有之但寄羣下而不親
預故是臣下之術非至上養民之道總結

一章之意以明本末之旨歸也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

疏天王猶天子也舜問於堯為帝王之法
若為用心以合大道也

堯曰吾不教無告

註無告者所謂頑民也

疏教侮慢也無告謂頑愚之甚無堪告示
也堯答舜云縱有頑愚之民不堪告示我
亦殷勤教誨不教慢棄舍也故老經云不

善者吾亦善之教亦有作傲字者合不用
也

不廢窮民

註恒加恩也

疏百姓之中有貧窮之者每加拯恤此心
不替也

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

疏孺子猶稚子也哀憐也民有死者輒悲

苦而慰之稚子小兒婦人孤寡並皆矜愍

善嘉養恤也

此吾所以用心已

疏已止也總結以前問答舜問我之用心止盡於此

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

疏用心為治美則美矣其道狹劣未足稱大既領堯答因發此譏

堯曰然則何如

三十一

疏堯既被譏因茲請益治道之大其術如何

何

舜曰天德而出寧

註與天合德則雖出而靜

疏化育之方與玄天合德迹雖顯著心恒寧靜

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

註此皆不為而自然也

疏經常也夫日月鐵明六合俱照春秋涼暑四序運行晝夜昏明雲行雨施皆天地之大德自然之常道者也既無心於偏愛豈有情於養育帝王之道其義亦然

堯曰膠膠擾擾乎

註自嫌有事

疏膠膠擾擾皆亂之貌也領悟此言曰嫌多事更相發起聊此搗諫

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

疏堯自謙光推讓於舜故言子之盛德遠

合上天我之用心近符人事堯舜二君德

無優劣故寄此兩聖以顯方治耳

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

疏自此已下莊生之辭也夫天覆地載生育羣品域中四大此當二焉故引古證今

歎美其得

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

疏唯天為大唯堯則之故知軒項唐虞皆以德合天地為其美也

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為哉天地而已矣

疏言古之懷道帝王何為者哉蓋無心順物德合二儀而已矣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微

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

疏姓仲名由字子路宣尼弟子也宣尼親

周德已衰不可匡輔故將已所修之書欲

藏於周之府藏庶當求君王為治化之術

故與門人謀議詳其可否老君姓李名聃

為周之微藏史猶今之秘書官職典墳籍

見周室版蕩所以解免其官歸休靜處故

子路咨勸孔子何不暫試過往因而問焉

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

疏老子知欲藏之書是先聖之已陳芻狗

不可久留恐亂後人故云不許

於是緒十二經以說

疏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易道修春秋此

六經也又加六緯合為教十二經也委曲

敷演故緒履說之

老聃中其說曰大謾願聞其要

疏中其說者許其有理也大謾者嫌其繁

謾太多請簡要之術也

孔子曰要在仁義

疏經有十二乃得繁盛切要而論莫先仁

義也

疏姓士字成綺不知何許人舍逆旅也所
脚生泡漿創也成綺素聞老子有神聖之
德故不辭艱苦慕義遠來百經旅舍一不
敢息途路既遠足生重趼
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

註言其不惜物也

疏昔時籍甚謂是至人今日親觀知無聖
德見其鼠穴土中有餘殘蔬菜嫌其穢惡
故發此譏也

而棄妹不仁也

註無近恩故曰棄

疏妹猶昧也闇昧之徒應須誘進棄而不
教豈曰仁慈也

生熟不盡於前

註至足故恒有餘

疏生謂粟帛熟謂飲食充足之外不復繁
懷所以飲食資財目前狼藉且大聖寬私
而不拘小節士成庸瑣以此為非細碎之
間格量其聖可謂以螺酌海焉測淺深也
而積斂無崖

註萬物歸懷來者受之不小立界畔也
疏既有聖德為物所歸故供給聚斂略無
崖岸浩然無心積散任物也

老子漠然不應
註不以其言繁意

疏塵垢之言豈曾入耳漠然虛淡何足介
懷

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
心正卻矣何故也
註自怪刺譏之心所以懷也

疏卻空也息也昨日初來妄生譏刺今時
思省方覺已非所以引過責躬深懷慙竦
心之空矣不識何邪

老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焉
註脫過去也

疏夫巧智神聖之人者蓋是迹非所以迹
也汝言我欲於聖人手我於此久以免脫
汝何為乃謂我是聖非聖邪若君欲抑成
綺之譏心故示以息迹歸本也郭注云脫
過去也謂我於聖已得過免而去也

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
之馬

註隨物所名

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
註有實故不以毀譽經心也

再受其殃

註一毀一譽若受之於心則名實俱累斯
所以再受其殃也

疏昨日汝喚我作牛我即從汝喚作牛喚
我作馬我亦從汝喚作馬我終不拒且有

牛馬之實是一名也人與之名諱而不受
是再殃也譏刺之言未甚牛馬是尚不諱
而况非乎

吾服也恒服

註服者容行之謂也不以毀譽自殃故能
不變其容

疏郭注云服者容行之謂也老君體道大
聖故能制服身心行行容受呼牛呼馬唯
物是從此乃恒常非由措意也
吾非以服有服

註有為為之則不能怕服

疏言我率性任其自然容受非關有心用意方得而然必也用心便成矯性既其有作豈曰無為

士成綺鴈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修身若何

疏成綺自知失言身心漸愧於是鴈行斜步側身避影隨逐老子之後不敢履躡其迹乃徐進問請修身之道如何

老子曰而容差然

註進趨不安之貌

疏而汝也言汝莊飾容貌夸駭於人自為崖岸不能舒適

而目銜然

註銜出之貌

疏心既不安目亦馳動故左盼右睇睇

充拙也

而頰頰然

註高露發美之貌

疏頰頰高亢顯露華飾持此容儀矜於物

而口闕然

註愬審之貌

疏郭注云愬審之貌也謂忘性強梁言語雄猛夸張愬審使人可畏也

而狀義然

註踉蹌自持之貌

疏義宜也踉蹌豪實乖曲禮而修飭容狀自然合宜也

似繫馬而止也

註志在奔馳

疏形雖矜莊而心性誼躁猶如逸馬被繫意存奔走

動而持

註不能自舒放也

疏馳情逐境觸物而動不能任適兼事拘

持

發也機

註趨舍速也

疏機督牙也攀緣之心遇境而發其發猛速有類督也

察而審

註明是非也

疏不能虛遺違順兩忘而明察是非域心審是

知巧而觀於素

註素者多於本性之謂也巧於見素則拙於抱朴

疏素多也不能忘巧知觀無為之一理而詐知詐巧見有為之多事

凡以為不信

註凡此十事以為不信性命而蕩天毀譽皆非修身之道也

疏信實也言此十事皆是虛詐之行非真實之德也

邊境有人焉其名為竊

註亦如汝所行非正人也

疏竊賊也邊蕃境域忽有一人不憚憲章但行竊盜內則損傷風化外則阻隔蕃情

盡政害物莫斯之甚成綺之行其狠亦然舉動睚眦猶如此賊也

夫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
 疏莊周師老君故呼為夫子也終窮也二
 儀雖大猶在道中不能窮道之量秋毫雖
 小待之成體此則於小不遺既其能小能
 大故知備在萬物

廣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

疏既大無不包細無不入貫穿萬物囊括

二儀故廣廣歎其寬博淵乎羨其深遠

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

疏夫形德仁義者精神之末迹耳非所以

迹也救物之弊不得已而用之自非至聖

神人誰能定其粗妙邪

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為之累

註用世故不患其大也

疏聖人威跨萬乘王有世界位居九五不

亦大乎而姑射汾陽忘物忘已即動即寂

何四海之能累乎

天下奮揀而不與之偕

註靜而順之

疏揀權也偕俱也社稷顛覆宇內崩摧趨

世之人奮動權揀必靜而自守不與並逐也

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

註任真而直往也

疏志性安靜委命任真榮位既不關情財

利豈能遷動也

極物之真能守其本

疏夫聖人靈鑒洞徹窮理盡性斯極物之

真者也而應感無方動不傷寂能守其本

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

疏雖復握圖御需總統羣方而忘外二儀

遺棄萬物是以為既無為事既無事心閑

神王何因弊之有

通乎道合乎德

疏淡泊之心通乎至道虛忘之智合乎上

德斯乃境智相會能所冥符也

退仁義

註進道德也

賓禮樂

註以情性為主也

疏退仁義之流薄進道德之淳和賓禮樂
 之浮華主無為之虛淡

至人之心有所定矣

註定於無為也

疏恬淡無為而用不乖寂定矣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

疏道者言說書者文字世俗之人說見浮

淺或託語以通心或因書以表意持許往

來以為貴重不知無足可言也

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

疏所以致書貴宜於語所以宣語貴表於

意也

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

疏隨從也意之所出從道而來道既非色

非聲故不可以言傳說

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

為其實非其貴也

註其實恒在意言之表

疏夫書以載言言以傳意而末世之人心

靈暗塞迷貴言重書不能忘言求理故雖

貴之哉猶不足貴者為言書糟粕非可貴之物也故郭注云其貴恒在意之表故規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

註得彼情唯忘言遺書者耳

疏夫目之所見莫過形色耳之所聽唯在名聲而世俗之人不達至理謂名言聲色盡道情實豈知玄極視聽莫借愚惑如此深可惡歎郭注云得彼之情唯忘言遺書者也

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

註此絕學去知之意也

疏知道者忘言貴德者不知而華俗愚迷豈能識悟唯當達者方體之矣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散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疏桓公齊桓公也輪車輪也扁匠人名也斲斫也釋放也齊君既讀輪扁打車貴賤不同事素各異乃釋放其具方事質疑

欲明至道深玄不可傳集故寄桓公匠者略顯忘言之致也

公曰聖人之言也

疏所謂憲章文武祖述堯舜是聖人之言曰聖人在乎

疏又問聖人見在以不

公曰已死矣

疏答曰聖人雖死厥教尚存焉

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矣

疏夫酒滓曰糟渣糟曰粕夫醇酎比乎道

德糟粕方之仁義已陳狗狗何足云

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

疏貴賤禮隔不可輕言庸委之夫輒敢議

論說若有理方可免辜其如無辭必獲死罪

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

疏甘饒也苦急也數術也夫斲輪失所則

罕國若使得宜則口不能言也况之理教其義亦然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註此言物各有性教學之無益也

疏喻曉也輪扁之術不能示其子輪扁之子亦不能稟受其教是以行年至老不勉斤斧之勞故知物各有性不可做効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矣

註當古之事已滅於古矣雖或傳之豈能使古在今哉古不在今今事已變故絕學任性與時變化而後至焉

疏夫聖人制法利物隨時時既不停法亦隨變是以古人古法淪殘於前今法今人自興於後無容執古聖迹行乎今世故知所讀之書定是糟粕也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十五